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近代家庭的 形成和终结

〔日〕上野千鹤子 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日〕上野千鹤子 著

吴咏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日)上野千鹤子著;吴咏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ISBN 7-100-03898-7

I. 近... II. ①上... ②吴... III. 家庭—研究—近代 IV. 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75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日]上野千鹤子 著

吴咏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898-7/C·95

2004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³/₈

定价: 18.00 元

上野千鶴子 著

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

据岩波书店 1998 年版译出

本丛书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总序

周维宏

翻译、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故。

一个是社会学研究本身的缘故。

社会学诞生于近代的欧洲,在我国是一种“舶来”的学问。自70年代末社会学得以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大量学习和引进了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但对邻国日本的社会学很少进行系统的了解。日本和我国同处亚洲的东方,又同属蒙古人种。由于这种地缘和人缘的因素,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可以直接给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作用的。实际上,日本社会学者在运用社会学原理探索日本东方式社会结构方面是作出了很大成就的。在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上,50年代就出现了福武直和有贺喜左卫门等杰出学者。近年来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论为代表,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学习、借鉴日本社会学的这些新成果,无疑对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举措,这正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另一个是日本社会研究的缘故。

日本是我国的一个发达的邻国,日本的发展进程一直是我們关注的对象。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可以说主要出于对受中

2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国文明影响的异族的文化人类学式的兴趣,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图通过日本的崛起验证东方文化对抗西方文化能力的文化比较,现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虽然还延续着近代的动力,但随着现实需要增长和学问的发展,开始步入了全方位的学术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变化过程去理解日本社会现象和日本文化特征,已经被人们当作了认识、理解日本的基本途径。要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当然首先应该参考日本学者对自己社会的研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奇怪,我们更了解其他外国人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自己的《日本国志》(黄遵宪)、《日本论》(戴季陶)等等,几乎全是日本研究者必定读过的,而日本人对自己社会的研究我们知之甚少。其实,战前姑且不论,战后日本的社会自我研究是有了很大发展的,除了已经介绍到我国来的《依赖心理的结构》(土居健郎)和《纵式社会》(中根千枝)等名著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著作不断问世。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可以说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引起社会反响的研究力作。如果能够及时地把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对我们认识日本社会也同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出于上述缘故,我们有幸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协助和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和商务印书馆合作,隆重推出《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这项大型的学术工程,争取把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学领域出版的主要最新学术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鉴于人力物力的限制,首先翻译介绍10种日本社会学名著。这些著作的选定,反复征求了日本社

社会学专家的意见,入选的基本都是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在日本学术界均有很好的定评,甚至是学术畅销书。在类别上也涉及了社会学的多个分支,如社会学理论、家庭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经济研究、性差研究、城市研究等等。虽然10本书不足以全面网罗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成果,但也大致可以反映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学术进展。

担任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学术顾问的分别是日本著名学者、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主任教授野村浩一先生和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李强先生。担任译丛翻译的译者,都是曾毕业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课程的研究生,他们大都已在海外获得了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课程。

我们相信,这一批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不仅可以直接帮助我国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对我国本国社会学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编选说明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创建(1985)以来,在努力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作为研究机构,更重视推动日本学研究的的发展。此次出版的“译丛”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中心社会研究室一直从事日本社会的研究,也不断跟踪了日本的社会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把该领域日本的代表性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具有很大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因而策划和准备了此次共10册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在策划之中,以研究室成员为中心,组织了课题组,和中日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并选定了合适的原作,委托了合适的译者。

过去,关于近现代日本社会的日本人的著作也不是没有介绍过来,但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也不系统。鉴于这种情况,课题组着眼于大量的最新成果,同时更从建设“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这个根本的原则、方针出发,进行了选编。最终本译丛大致包括了以下三种著作:即1.属于社会学一般理论的。2.关于日本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分析的。3.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特质的。

本来选择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学的领域又从理论到现状分析,非常广泛和多重,应该参考的著述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在奉行上述方针原则时深信,我们所选的和现代日本社会分析以及

2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日本的社会学研究理论探索相关的这些著作,每一本都是重要的文献和研究素材。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中日双方也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日本论和中国论的交流。但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日本人的学术著作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被直接利用还是很少的。从这一点看,作为日本人对日本社会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理解,此次该套研究专著译丛的出版,必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衷心期待,本译丛不仅为日本学研究者 and 有志青年学生所利用,也为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所接受,在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上得到利用。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本丛书顾问

野村浩一(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

2002年8月10日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学术顾问 [日]野村浩一 李强

主编 周维宏

编委 宋金文 吴咏梅 王仲涛 祁周虹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目录

- 富永健一：
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 作田启一：
价值社会学
- 正村俊之：
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
- 吉野耕作：
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
- 广田康生：
移民和城市
- 江原由美子：
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
- 橘木俊诏：
日本的贫富差距—从收入与资产进行分析
- 熊泽诚：
日本式企业管理的变革与发展
- 上野千鹤子：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 藤井胜：
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学

目 录

I	近代家庭的动摇	1
一	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	3
二	女性的变化及家庭	45
II	近代和女性	67
一	日本型近代家庭的形成	69
附论	关于“家长制”的概念	96
二	家庭的近代	101
三	女性史和近代	119
III	家庭学的展开	137
一	“梅棹家庭学”的展开	139
二	技术革新与家务劳动	156
IV	经济高度成长与家庭	181
一	“母亲”的战后史	183
二	“后思秋期”的妻子女子们	209

2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V 性别歧视的反论	225
一 夫妻不同姓的陷阱	227
二 作为生存经验的老后生活	236
三 “女缘”的可能性	258
四 性别歧视的反论——异文化适应和性差	277
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10
原载书刊一览	314
人名索引	316

I 近代家庭的动摇

一 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

1 危机论

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往往会产生相同的现象。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人们高唱着家庭危机论,而在 19 世纪末“家庭危机”也曾被呼吁过一时。然而事实上家庭并没有解体,无论西欧国家还是日本,事实上发生的只不过是家庭应有模式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

家庭确实一直在变样,但未必会迎来解体的危机。不过,当人们看到家庭在自己的面前演变成前所未有的样子时,难免会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家庭的“危机”。他们要么是除现在的家庭模式外对其他家庭形式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对此缺乏想像力。上个世纪末的家庭变化,在保守的人们眼中也是令人生厌的景象。“守卫家庭”这种保守言论在转折时期必定会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而登场,然而这种言论被“近代家庭”的理想所代替并没花费很长的时间。只不过变化的前景不得而知这一情形让人们感到恐惧。他们要求得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家庭到底从何而来又要走向何方?

2 家庭自我认同意识

4 家庭之所以为家庭的条件是什么呢？围绕着这个问题，文化人类学一直想给出一个比较文化意义上的家庭的定义。从结论而言，面对着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学早就放弃了普遍文化上的“家庭”定义。在有养子制度的地方，血缘不在家庭的定义之中，而在非洲有鬼婚（与死人结婚）习俗的地方，即便是死人也算是家庭的成员。为了可操作性地对家庭定义，文化人类学摸索找到的最小定义是“共同使用火（厨房）”，也就是一起吃饭的共同体。所以如果发生“另起炉灶”的现象，就被看做是发生了住户分离（因而经常有家庭分离）。

国情调查根据的也是“一家住户一个厨房”的原则。从1920年开始的国情调查之所以采用彻底的现居处主义方法，也是因为法定的制度性的“家庭”开始具有了流动性，已经不能指望以户口和居民选票为依据进行调查。但是国情调查抓住的只是“住户”这个概念，而谨慎地避开了“家庭”这一概念。“住户”以“居住的共同”为原则。然而事实上也有像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和一个人在外地上班那样的居住地不同的家庭。所以，住户的概念和家庭的概念并不一致。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最小定义相当于“住户”，而并不完全符合“家庭”的概念。

构成“家庭”的层面，有现实和意识两个方面。例如现实中就有即便认为对方和自己完全是陌生人，但只要血缘关系存在，实际上就被认为是家庭成员的情形。但是只要当事人本人没有意识

5